

金玉洪与高碑店新兴市场

□李光宇



军民共建文明县城的重点工程新兴市场落成, 商铺林立, 被誉为“小王府井”。

1983年6月8日,《健康报》记者金玉洪从北京乘火车来高碑店探亲。

新城县城高碑店,京广铁路、京广公路、津同公路穿城而过,是当之无愧的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初期,高碑店车站街形成了小吃一条街,不到2000米的街上拥挤着近2000个摊点以及400多个各种式样用各种材料搭成的临时售货棚,人来车往,忙乱得不可开交。生意兴隆的同时带来交通混乱,各种脏水、污水、雨水直排进街道两侧的明沟,颜色浑浊,味道刺鼻。没有公共厕所,随处大小便早已经是见怪不怪的“高碑店一大怪”,各种垃圾集聚成堆,“三五成群”。

金玉洪出于职业敏感,用相机把所见拍了下来,以《昔日北京龙须沟 今日出在高碑店》为题刊登在1983年7月17日的《健康报》上,对高碑店脏乱情况提出尖锐批评。新城县委从态度上是闻过则改,但怎样改才能治标又治本呢?

新城县城规划委员会的同志曾请教吴良镛教授。吴教授说:“1958年10月新城、涿县、雄县、涑水‘四县合一’的‘大涿县’,县治就在高碑店,县城建设‘大气、宽敞’,很有前瞻性,实施规划的基础条件不错。你们高碑店应该是最理想的北京首都的卫星城。”接下来县委常委开会讨论通过了把高碑店建成首都卫星城的决定。这个规划明确了发展首都卫星城的定位,合理划分出了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行政区,解决城市街道、给排水、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建设,并决定首先建设一个大型的、永久性的、高标准的市场。

新城县以《健康报》批评稿为契机,1983年9月6日启动军民共建文明县城工程,核心就是建设新兴市场,率先建设的是南街和西街。按照规划设计,这个市场占地面积21500

多平方米,南街和西街两侧建有水刷石营业门店382间,建筑面积4370平方米,两排营业门店的上方建有高7米、宽10米的轻型钢架塑料顶棚,面积4100平方米,能够安排各类固定经营业户138个。另外,中心广场内建有售货棚1500多平方米,售货台594平方米,可容纳2000个摊位。整个市场建成后,布局合理,整齐美观,气势宏伟。市场内设有日用百货、饮食、烟酒糖茶、修理业以及蔬菜瓜果、副食肉类等多种行业,搭建了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市场框架。

1983年12月1日,新兴市场正式剪彩营业,工期仅仅用了两个多月,体现了真正的“高碑店速度”。接下来又连续兴建了东街、北街,由此形成了东、西、南、北4条商业街同时沟通中心广场的格局。市场内供、排水管道、变压器、照明线路齐全。市场管理所设有宣传室、消毒站、公平秤、咨询处等服务机构和设施。中心广场主要经营毛线、布匹、鞋帽、服装、针织品、风味小吃等,东街以医疗保健品和副食品批发为主,南街以服装鞋帽和日用化妆品为主,西街为副食批发零售和服务行业,北街以经营家具、日

杂为主。据1984年统计,市场日上市商品1200种,上市总值400万元,日成交额10万元,吸引了本县和定兴、涑水、涿州等周边县市的群众前来游览购物,日客流量4.5万人次。

为了推广文明经商,“军民共建”小组进驻市场,组织文明商户评比,对先进摊户、文明经商摊户、信得过摊户、卫生搞得好的摊户都发给奖状和证章。通过这项措施,文明经商、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1984年5月28日,时隔近一年,金玉洪作为保定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经验交流现场会特邀嘉宾再访高碑店。一出火车站,所见所闻颠覆了他对高碑店的印象:杂乱无章的摊位不见了,往来车辆穿梭行驶秩序井然。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不见了,代之以整齐的绿化树,尤其是合欢树,花朵鲜艳,树冠庞大,宛如巨伞释放出阴凉。让人掩鼻疾走的臭水沟不见了,四处嗡嗡的苍蝇不见了,一座干净整洁的县城形象呈现眼前。来到新兴市场,一个门店店主正在看一张油印小报——《市场周刊》,金玉洪要过来一看,报纸不大,手工刻板,仿宋字娟秀清晰,内容可圈可点:国家关于市场管理方面的政策,新兴市场一周以来的好人好事,最新获评的文明经商户、文明经商家名单,还有部队军民共建小组的同志为经营者们组织法制培训的新闻。这张油印小报让他眼前一亮。

1984年5月29日到6月3日,几天的会议见闻震撼了金玉洪:“龙须沟”不见了,私搭乱建没有了,满大街的摊贩都进了市场,高碑店建成一个干净整洁的县城,文明单位建设四处开花,文明新风香飘万家。金玉洪把再次探访高碑店的见闻感受编成文字图片,用1984年6月14日《健康报》一个整版的版面为新城县进行公开报道。新城县的领导感谢金玉洪的监督,特聘他为新城县“荣誉市民”。



在新兴市场召开现场会。

担杖

□甄思源

在我们这里通常把扁担叫做担杖。自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家一共使用过三副担杖。

我对弟兄们分家之前那副担杖印象不太深,只记得它又宽又长。一家人平时用它挑水,到了冬天除了挑水还要挑尿。每天早晨,父亲用担杖挑着两个尿罐子,鼻子里嘴里冒着白气,急急忙忙来到自留地,把前一天的尿都顺着麦垄浇下去。那时候化肥还很少,尿是很好的肥料,所以特别珍惜。

我们分家后那副担杖分给了哥哥。父亲就把斧头在磨刀石上磨了磨,砍倒了院子里一棵较小的笨槐树,砍掉了上面的枝枝叉叉,变成了一条直溜溜的木棍,然后让我到大叔家借来小锯、推刨、刮刨,把木棍刨成扁圆的形状,把通火的通条烧红,在两头分别烫了一个孔。父亲掐了一段黄豆般粗细的铁丝,窝了一副担杖钩,安在烫好的孔里,固定好后,一副担杖就做成了。挑水、挑尿,麦熟晒麦、秋天晒玉米谷子时往房上吊东西或往下系东西都是用它。

那时候每道街上都有一口水井供大家吃水。人们用井绳上的铁环套在水桶的梁上,用轱辘把水桶系到井里。如果觉得桶里的水不满,就轻轻摆动井绳,把水桶在水面上放倒,等桶里灌满了水再转动轱辘,把水桶绞上来。有时转20多圈才能把水桶绞上来,有时灌了多半桶,放不倒水桶,就往上提起来,再猛地往下一扔,“咕咚”一声下去,等水满了,再握住轱辘把它绞上来,等两个桶都盛满了水再挑起担子往回走。这可是个力气活,我七八岁上学挑担,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往回挑水了。那时候身高不够,挑不起来,就把担杖钩上的铁环绕在担杖的两头,挑不动整桶就挑半桶,不是前面的着地,就是后面的着地,担杖还把不稳,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我成家后在村里住了没多久就搬到了学校去住,在学校里又做了一副担杖,这一回是让木工给做的,做工比较精细,但木料不是太好。那时候学校里施工维修房屋买了一些松木,边边角角的木料没有用就当木柴处理了。我发现有一条木边适合做担杖,就跟木工师傅说:“有空给我们加一下工,做成一副担杖。”师傅看了我一眼,很认真地说:“行,但这个木料不太好,时间长了,油性小了,木屑就会暴起来,木刺扎手。”我说:“用的时候注意着点就是了,就地取材吧。”师傅看我急切又诚恳的样子,说:“也行,以后有了合适的木料再做个好的。”

那天中午,木工师傅在木料上用墨斗放了黑黑的墨线,用电锯噌噌地把木料锯整齐,用推刨把它推平,用刮刨把它刨光,用木钻在两头钻了一个孔,然后说:“好了,你再到街上去买一副门拉吊,安上盘好,再找点钢筋窝个担杖钩就成了。”我接过担杖,看了看又摸了摸,说:“挺好,谢谢师傅。”木工师傅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说:“不用谢,这些小活儿,说话就得了。”

我们住在学校的一角,学校的水井在校园的中间,老师们吃水都是到井里去打,用担杖挑回来。这个地方缺水,有时村里的人们也挑着水桶来学校打水。我们在宿舍门口种了两畦菜,也经常挑水浇菜。

后来我调到县城工作,还是住在学校的一角,水池在校园的中间,用手提水觉得费劲,也就用担杖去挑。再后来,学校里盖了楼,安上了自来水,这副担杖就闲置起来,一直放在宿舍的一角,即使不用它了,我也舍不得损坏它,更不愿意把它扔掉,仍然好好地保存着。这副担杖跟了我们30多年,对它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每当看到这副担杖,我就会想起过去的那些日子、那些人、那些事,后来我离开学校,又把它放在自家的库房里,一直保存着。